



高宣揚◎主編
人文科學叢書



2

阿多諾

藝術、

意識形態與美學理論

馬克·杰木乃茲◎著
欒棟 / 關寶艷◎譯

高 宣 揚 ◎ 主 編 人 文 科 學叢書

阿多諾 藝術、意識形態
與美學理論

馬克·杰木乃茲◎著
樂棟 / 關寶艷◎譯

2

人文科學叢書②

阿多諾：藝術、意識形態與美學理論

原書名 Theodor W. Adorno: art, idéologie et théorie de l'art

著者 Marc Jimenez

譯者 樂棟、關寶艷

發行人 王樂文

出版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714 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65-3707

Fax／(02) 365-7979

台灣版授權者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

© COSMOS BOOKS Ltd. 1990

印 刷 優文印刷廠

1991 年 4 月 16 日 台灣初版一刷

1991 年 10 月 1 日 台灣初版二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4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0389-8

人文科學叢書

遠流出版公司

謹以此譯本獻給
奧里維葉·萊撫·達隆先生

「藝術是歷史的記錄。如果她和過去積累起來的
痛苦的記憶斷裂開來，她會成為什麼呢？」

——泰·維·阿多諾

總序

人文科學，從其拉丁詞源 *humanitas* 開始，就突出了
一切與「人性」和「人的文化」有關的學問、認識、道德
和行為。因此人文科學很自然地成為了人性和人的價值的
理論結晶，最能體現人類本性的可貴品質及其無限潛力，
成為人類文化及在其中體現的富有進取性和創造性的人類
精神的自我表現。雖然，作為一個科學語詞，The Humanities
在西方只是從十五和十六世紀，為區別於中世紀的神
學而才開始被使用，但人文科學的各門學科，作為以人性
為基點的各種邏輯認識體系和研究成果，早從古希臘時代
起，便已經隨著人類文化總體的發展而存在並不斷地完善
化。法國著名哲學家列昂·布倫斯維克(Léon Bruns-
chvicg, 1869—1944)在其著作《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
(*Expérience humaine et Causalité physique*, 1922)一書
中說：早在蘇格拉底的時代起，人文科學的各種研究就試
圖引導人類本身正確地置身於具有自我判斷意識的自身良
心之上(見《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原版第 576-577 頁)。
另一位美國哲學家兼專欄作家瓦爾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則直截了當地主張用一種基於人
性的道德去對抗有神論，顯示人在神面前的威力：人不再

信仰天上的神或彼岸世界的權威；人必須完全在人類經驗之中證實其正義性。因此，人活著，應該堅信自己的職責並不是使自己的意志服從上帝的意志，而是服從關於保證人類幸福的最可靠的知識(Walter Lippmann, *A Preface to Morals*, 1929, p. 137)

人類文化發展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人文科學不愧是人的創造精神和人的尊嚴之最高理論表現。語言學、人類學、神話學、宗教學、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哲學、文學、美學、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及其不斷節生而又相互融合的分支，構成了人類文化寶庫中最直接、最深刻和最奧妙地顯示人類靈魂的知識精華的匯聚點。

這就是為什麼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指出：「對於會讀歷史的人來說，可以發現有一條令人讚賞的邏輯法則在發展著；在這一邏輯法則中表現了整個人類像一個整體一樣活動著，像一個獨一無二的精神那樣思索著，並步伐整齊地實現其行為。」(巴爾扎克：《著作集》，七姐妹文學叢書法文版，第一卷，第394頁)在歷史中不斷發展和不斷豐富的人文科學，不管它有何等雜多的內容，何等不同的學科形式，何等劇烈的對立觀點和流派，歸根到底，都是、也只能是人類精神和人性的概念化和邏輯化，也是人類意志和情感的語言凝結物。

因此，研究人文科學將有助於認識人類本身，認識人類文化的價值，提高人的尊嚴和道德，振興和推動社會的

發展和進步。

人文科學既然與人類整體緊密聯繫，它的發展也自然地維繫於社會的發展。近二、三十年來，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結構的急劇改變，人文科學也產生了新的發展動向。這種動向，在某種意義上說，預示著人類及其整個文化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根本性變化。

一九八一年召開於法國舍弗勒(Sèvres)的法國人類學代表大會所得出某些結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人類學在其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似於哲學——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學與哲學在研究關於「人」的知識領域時，往往提出幾乎類似的理論推論。同樣的，作為一門人文科學，哲學史也不斷豐富著在歷史運動中的人類學。人類學與哲學的相互滲透，或者說，人類學的哲學化或哲學的人本化，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論上的根源。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自然科學界的許多新突破，使西德哲學家哈伯馬斯、法國哲學家莊·弗朗斯瓦·李歐塔等向科學本身提出了所謂「合法性」(Legitimation)的問題。在同一個提問題的方向上，哲學家和人文科學家們也相應地提出了人類文化構成的「象徵化」或「符號化」(Symbolisation)的問題。這種研究趨勢表明：人類認識的途徑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嚴格檢驗。一九七三年哈佛大學的傑拉德·荷爾頓(Gerald Holton, 1922—)教授發表了兩本很有份量的書：《科學的想像》(*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科學思維的論題根源：從卡普勒到愛

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傑拉德·荷爾頓看來，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學，始終都從「源遠流長的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中汲取最基本的營養。毫不奇怪，那些傑出的科學家們——諸如費耶阿本(Paul Feyerabend, 1924—)、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等人——也親自深入到哲學認識領域中，提出了震撼著人類文化根基的深刻問題。西方文化把與此相聯繫的問題概括成「科學與文化的現代性」(Modernité)。這一範疇的表現表示了人文科學和整個文化的新紀元的到來。

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不但沒有推翻人文科學，反而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人文科學並非像經常那樣被看作是「不確定的」知識體系，而是像自然科學那樣，根植於人類精神本身。毋寧說，作為人的價值在知識大樹上結成的果實，人文科學更有理由成為自然科學與整個文化的邏輯基礎。

如果說，在古典時期，人們習慣於把人文科學基於歷史的發展，因而把歷史學看作是整個人文科學的基礎，如同數學被傳統地看作自然科學的基礎那樣，那末，在當代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中，語言學的突出作用已經不證自明了。一切科學，歸根結底，是在語言中展開並證實其「合法性」的。語言是人類文化的基礎和創造手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語言學研究的許多傳統

封鎖線，使語言研究成爲了揭示人類精神奧秘的鑰匙。弄通語言之門，就如同使一位啞巴說話一樣，頓時也撬開了思維之竅門，逕直溝通了人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交流。因此，語言學的研究全面地推動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文學及美學的發展，也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於是，在人文科學中，一種所謂「溝通（或傳播）科學」(Sciences de la Communication)和「溝通哲學」(Philosophie de la Communication)也應運而生。這類溝通學開闢了新的認識領域，爲一切科學和所有的人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可能的前景，也爲人文科學的研究走出原有的傳統領域。

語言學的研究也向歷史學研究提出了挑戰。如果說推崇理性的普德南(Hilary Putnam, 1926—)也承認歷史的優先地位的話(見其著作《理性、真理與歷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1981)；如果說，米謝·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注重研究人類性情形態和人的認識體系的歷史的話(見其著作《語詞與事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那末，語言學的研究就直接地揭示了「歷史之賦予存在以形式」的重要作用(見Philippe Ariès之最新著作《在死亡面前的人》)，也同樣地揭示了歷史作爲「敘述」(Narration)之本來面貌。作爲科學方法的「敘述」乃是具有「認識論戰略地位」的科學知識的基本方法——保爾·李克爾(Paul Ricoeur, 1913—)在其最新著作《時間與記

述》三卷本(*Temps et Récit*)中就把研究焦點集中在 Récit (記述)之上，顯示了歷史學本身因現代科學與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衝擊而發生一次「大爆炸」(Big-Bang)之複雜情形。

總之，科學技術的新成果，作為人文科學基礎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的新突破，作為直接以「人及其文化」為對象的人類學的深化，以及一系列對人類認識過程發生根本影響的社會因素的出現，促使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相互對話的過程中，在同社會政治生活既保持聯繫、又保持本身獨立尊嚴的處境中，向著人類共同體的「宏觀結構」(Macrostructure)和人類意識的「微觀現象」(Microphénomène)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加固了人文科學在人類文化總體中的特殊地位。

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人文科學叢書》*，當然從形式上來看具有通俗普及的意義，但就基本宗旨而言，乃是人文科學本身在當代社會中進行自我確立的一種嘗試。因此，它渴望一切珍愛文化和尊重人的尊嚴的人士的愛護和支持。願這知識之花在成千成萬的文化愛好者的澆灌下茁壯成長吧！

高宣揚 謹識

一九八七年初冬於巴黎

*高宣揚先生主編的《人文科學叢書》首先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一九九〇年天地圖書公司與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協議合作，此後所有叢書在臺灣進行編輯工作，兩地聯合出版。

阿多諾是法蘭克福學派傑出的理論家，也是德國繼黑格爾之後最具特色的美學家。他以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筆鋒，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人—藝術—意識形態—社會之間的聯繫。他用反體系、反統一性的方式和激進的現代主義藝術觀對抗理智和意識形態的詭計。他的作品籠罩著深沉的危機意識，處處滲透著關切當今世界人類命運的人道主義用心。本書提綱挈領地解讀了原本晦澀的阿多諾美學，被西方專家列為研究阿多諾的重要書籍之一。

阿多諾
藝術、意識形態
與美學理論
馬克·杰木乃茲◎著
樂棟 / 關寶艷◎譯



ISBN 957-32-0389-8



9 789573 203896

L6002 NT\$140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關於阿多諾	5
第一節 生平和著作簡介	5
第二節 阿多諾及其批判理論	9
第三節 從批判理論到藝術理論	17
第二章 阿多諾的提問法和研究方法引論	25
第一節 悖論初探	27
第二節 表現主義的矛盾	31
第三節 十二音體系階段：失敗的原因	37
第四節 小結	47
第三章 美學理論	53
第一節 關於藝術理論思考的起因	53
「美學」概念的老化和藝術的獨立性	54
對意識形態的超越	56
對「反理論」的贊同	58
第二節 作為和解企圖的藝術品	60
對黑格爾「藝術死亡」論的批判	60
反對頹廢說	61
藝術作品與和解	62

第三節 對精神分析學及其後果的批判	65
精神分析學和意識形態	65
藝術享受和異化	70
第四章 藝術作品和行政化	77
第一節 文化工業	77
第二節 藝術的反審美化	79
第三節 藝術家和生產力	82
第四節 生產力	87
第五節 「激進的藝術」和技術	89
第五章 面對一體化的現代派藝術	101
第一節 現代主義的模糊性	101
現代派藝術的否定性及其不可抗拒的特點	101
衝擊和經驗	103
第二節 藝術作品和時間	104
瞬息即逝和延續性	104
藝術，改造社會的代表	106
時間的摧殘	108
第三節 意識形態語言與一體化	110
天才論批判	110
靈感與勞動	112
藝術家與社會主體	113
語言與一體化	114
第六章 一體化的機制和解放意圖的失敗	117
第一節 美學理性和工藝學理性	117

藝術和烏托邦的可能性	117
對抗性內容的吸收	120
第二節 形式與內容	123
形式與技巧	123
批判的因素：形式和作品的論戰性語言	124
內容、材料、主題之間的關係：意向和含義	126
含義的否定	127
第三節 對一種革命內容的幻想	129
藝術的批判意義	129
現實主義表現方法批判	130
對意識形態的揭露及其含糊性	131
專制意識與壓迫	135
第七章 藝術的艱難處境	141
第一節 藝術的持久性	141
商品特點	141
表現力與藝術概念	142
第二節 難點、淨化效果、介入	144
淨化與一體化	145
實踐與介入	149
第三節 藝術與放棄	151
現實主義的欺騙性	153
第四節 反「藝術死亡」論	155
生產力的作用	155
反抗的不可能性	158

第五節 形式主義	159
形式與各種社會對抗	159
形式解放的意圖	160
可實現的可能性	162
第六節 美學思考的局限性	165
一種藝術理論的不足之處	167
第八章 對藝術作品的重新審視	173
第一節 實際的內容	173
擬態和成形之物的對照：謎語特點	173
技巧分析	176
第二節 結構和意識形態	178
解構	179
否定	183
第三節 否定的希望	185
小結	191
阿多諾的美學術語簡釋	193
作者的參考書目	199
譯後語	207

前　言

我們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美學理論》一書上。這是阿多諾最後的著作，也是在他去世後不久才出版的一部著作。這些手稿的各段落是由他妻子在德國出版商蘇爾康的協助下整理的。我們有幸能翻譯此書，並能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與這位哲學家（有時是複雜的思想家）保持經常的接觸。法語譯本將在近幾個月內出版，對於想知道我們的工作方式的人來說，我們覺得有必要指出這部著作的某些特點。

阿多諾逝世於 1969 年 8 月。他遺留下的這部著作就像一系列未完成的斷章殘篇。書的最終整理要求最後一次加工，這是作者本來準備在 1970 年完成的工作，加工可能是在形式方面而不是在內容方面，因為阿多諾在去世前不久還聲明「所有在那裏的東西本身都包含在其中」。不過，整理工作還是遇到過重大變化。兩篇至今未翻譯的文章〈第一引論〉和〈軼事瑣談〉(Frûhe Einleitung et Paralipomena)本應收進《美學理論》一書中，而且並不因此就會改變整個文章的片段式的特點。

片段式的特點在這裏可以從兩種意義上理解：一方